



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

原苏联作家 著 王 明 译

КРИМ
САМКИН

ЖИЗНЬ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第一部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VOL. LXXV. PART 1. 1945.
PUBLISHED BY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5



ЖИЗНЬ
КРИМА САМУИЛА

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

〔苏联〕高尔基 / 著 靖 宏 / 译

第一部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全4册 / (苏) 高尔基著；靖宏，
贾刚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
ISBN 978-7-02-012491-6

I . ①克… II . ①高… ②靖… ③贾… III . ①长篇小说—苏联
IV . ① 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40397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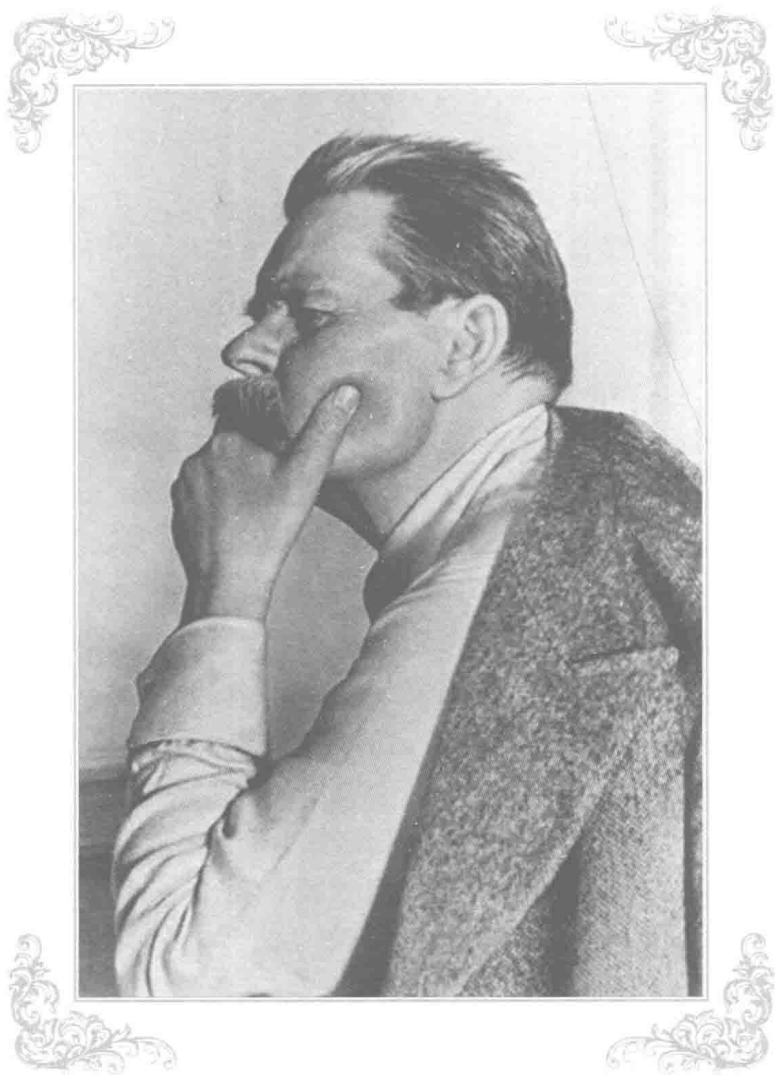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张福生
装帧设计 刘 静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100 千字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59
印 数 1—4000
版 次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2491-6
定 价 368.00 元



马克西姆·高尔基

中译本序

《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以下简称《萨姆金》)是高尔基的最后部长篇小说。作品第一卷完成于一九二六年,次年正式出版;到一九三〇年,作家已写完第三卷。随后作家即潜心于第四卷的创作,但这最后一卷的写作似乎格外艰难,进展缓慢。高尔基当时曾记下了这样的感受:“《萨姆金》在吞噬着我。面对我尝试描写的现实,我还从来没有感觉过自己如此深切的责任感。作品是这样庞大而杂乱,以至有时我好像觉得就要神经错乱了。”^①不过,作家始终没有放弃完成这部大型作品的努力。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二日,也即作家去世前三个月,他在病中写信给罗曼·罗兰时,更表达出这样一种紧迫感:“我怕的只有一件事:在我写完长篇小说之前,心脏停止跳动。”^②然而作家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一九三六年六月作家去世时,小说第四卷已写完二十九章,另有几页是结尾的“零星的笔记”。这一卷后来经整理出版于一九三七年。也就是说,高尔基倾注其最后十年心血创作的这一部长篇巨著,最后并未全部完成。但从“零星的笔记”关于主人公最终结局的粗略勾画中,却可以看出这一“笔记”正是作家构思的第四卷第

① 《高尔基档案》第12卷:《未发表的作品、文章和札记》,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9年,第203页。

② 高尔基等:《三人书简》(高尔基、罗曼·罗兰、茨威格书信集),臧乐安等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8页。

三十章、也即最后一章的草图。这样看来,从情节结构上着眼,高尔基留给世人的这最后一部作品,不妨说是大致完整的。

那么,高尔基为什么要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十年光阴中孜孜不倦地致力于《萨姆金》的写作呢?这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

1. 一部“认识俄罗斯”的总结——告别之书

关于《萨姆金》的创作意图和艺术构思,高尔基曾有过种种说法。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作家在一次谈话中说过:“门捷列夫的一本书有一个很有分量的题目:《认识俄罗斯》。假如我的编年史也能够这样称呼的话,我将感到幸福……”^①作家在这里使用的“认识俄罗斯”和“编年史”两个提法,前者指涉了作品的写作主旨,后者则点出了它的体裁特征。这两者是密切相关的:为了通过创作一部作品而达到“认识俄罗斯”的目标,它应当是一部具有编年史性质的作品。

同一时期,高尔基还在多封书信中提到他的这部作品具有系统记述十月革命前四十年间俄罗斯历史生活的性质。如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在给批评家沃隆斯基的信中,高尔基写道:“我应当描写所有的阶级、‘流派’、‘思潮’,描写世纪末的全部地狱般的混乱和二十世纪初期的风暴!”^②同年五月一日,高尔基在致苏联作家恰佩金的信中又说:“我自己也正在写一本‘告别的’书,一本四十年间俄罗斯生活的编年史——长篇小说……我要描写从八十年代末到一九一八年的岁月里我们作为历史的牺牲品而经受的所有‘霍登广场惨剧’,所有大屠杀事件。”^③不难看出,高尔基立意要在《萨姆金》中以编年

① 转引自《与 A. C. 库尔斯卡娅的谈话录》,载《莫斯科》(杂志)1973 年第 8 期,第 204 页。

② 《高尔基档案》第 10 卷第 2 分册:《高尔基与苏联报刊出版事业》,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5 年,第 29 页。

③ 《文学遗产》第 70 卷:《高尔基与苏联作家:未发表的书信》,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63 年,第 644 页。

史般的形式描绘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十月革命后俄罗斯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通过那一整个时代社会各阶层代表人物的活动,勾画出各种观念、思潮、流派的交嬗演变,由此而认识俄罗斯人、特别是俄罗斯人的精神生活这一“斯芬克斯之谜”。在致罗曼·罗兰的一封信中,作家还说:“我赋予这部长篇小说以对我所创作的所有作品进行总结的意义。”^①那么,《萨姆金》的“总结”“告别”的意义究竟在哪里呢?

着眼于这部作品的中心主人公是一位知识分子,活动于其中的众多人物也大都为知识分子,以往苏联研究者一般认为,高尔基在这里显然是要对自己此前所写的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进行总结。的确,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作家就写过不少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短篇小说,呈现出某些中小知识者的狂热与颓废、空虚与幻灭、自命不凡与沽名钓誉的精神心理特点;二十世纪初年,他又创作了一系列戏剧作品,凸现了某些有教养的、“高雅”的知识界人士背弃俄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脱离普通民众的社会现象。也就是在写这些剧本的前后,高尔基曾拟定了小说《普拉东·伊里奇·片金先生的一生》的创作计划。作品的主人公是一位具有中等才能的平民知识分子,但他的虚荣心很强,自视颇高,个人能力和愿望之间形成较大的反差;他经历了从激进主义、民粹主义、妥协调和到保守主义、颓废主义的思想发展过程,常伴有一种道德上的恐慌感;最后,当他对自己的精神道路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时,便产生了悔过的心情,不过此时他已走到了生命的尽头。这一创作构思,似乎是作家为后来写作《萨姆金》画出了一幅草图。一九一一年秋,高尔基开始中篇小说《里亚欣医生手记》的写作。这部作品的主人公过分专注于自我,但是却似乎命中注定般地既缺乏稳定的人生观,又没有精神独立性。这种性格特征和他那混乱的生活,都使其成为萨姆金形象的某种预演。但这部中篇也未能完成。

① 转引自亚·伊·奥夫恰连科:《高尔基与二十世纪的文学探索》,莫斯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90页。

到一九一五年前后,高尔基又着手创作另一部中篇小说《旧事》,其主人公的姓“斯马金”(Смагин),接近《萨姆金》的主人公的姓(Самгин)。他同样是一个“中等天分”的知识分子,读大学时曾投入一九〇五年革命,“然而他为此所遭受的灾难却有逊于别人,在退出这场未遂的战斗时所蒙受的精神创伤也相对的少些”;此后他的“人格有些双重化”,感到自己好像是“生活在两种不可调和的世界观的危险的夹缝中间”^①,对民众的怀疑态度悄然增长,热情和精力逐渐消退。这些特点已十分接近萨姆金的性格。作品中一再出现的对于“亚细亚式的感情和观念”“令人伤情的俄罗斯式的欢悦”“东方式的冷漠态度”的感叹,也隐约显露出未来的《萨姆金》对于俄罗斯民族心理进行全面探究的意向。

《旧事》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一九一九年,高尔基在一次谈话中又说他打算写一本知识分子题材的作品:《一个自我杜撰的人》。标题所暗示的作品主人公的性格特征“自我杜撰”,正是后来作家笔下的萨姆金形象的重要特点。一九二一年高尔基出国后完成的《1922—1924年短篇小说集》,如他一九二八年在给作家扎祖勃林的一封信中所言,也是为《萨姆金》“寻找另外的形式、另外的格调的系列作品”^②。这部小说集所含的各篇作品,并不都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但却具有考察和展示俄罗斯民族文化心理的统一意旨。由此可见,《萨姆金》的创作,不仅是高尔基对自己以往描写俄国知识分子的作品的一种总结,更有其对于俄罗斯民族性格、民族灵魂进行综合研究的动因。

在上述致扎祖勃林的信中,作家还写道:“这是我剃净高尔基内心的某些蓬乱须发的尝试。”这和他《萨姆金》是一本“告别的”书具有同一所指。研读这部小说,联系作家以往描写知识分子的诸多作品,

① 高尔基:《旧事》,张佩文译,见《高尔基文集》第1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552、598页。

② 《高尔基全集·文艺作品集》(25卷本)第17卷,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73年,第604页。

的确能够感觉到渗透于其中的一种告别过去的内省意识。这和高尔基对于知识分子的看法发生某种变化密切相关。关于俄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心理、文化使命、历史作用和命运道路的观察与思索,在他的整个思想发展中一直占有重要位置。在早期描写知识分子的作品中,作家曾抨击过他们安于现状、无所追求,缺乏社会热情,忘却使命感,在平庸无聊的生活中打发光阴。然而,一九〇五年革命和后来的十月革命年代里俄国小市民和农民群众所暴露出来的无为主义、宿命论思想、无政府主义、残酷性等精神心理痼疾,却使作家在痛切地发现本民族性格落后的同时,产生了对于知识分子的期望与推崇。于是,在他笔下便陆续出现了曼苏罗娃和马克(《马特维·科热米亚金的一生》)、巴热诺夫(《守夜人》)、罗马斯(《我的大学》)等超越小市民庸俗环境和陈腐观念之上的知识者形象。在这些形象身上,寄托着作家唤起民众意识的觉醒、传播先进科学与文化、提高民族整体素质的愿望和理想。正因为如此,他才在随笔《论俄国农民》(1922)中强调:全体俄国知识分子,即那些坚定不移地试图使懒散、懈怠而无能地躺在自己土地上的苦难深重的俄罗斯人民行动起来的全体知识分子,是人民的庸庸碌碌的“历史的牺牲品”;他才在回忆录《亚·亚·勃洛克》(1923)中写道:“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知识分子都永远担当着历史的驮马的角色。”^①一年后,他又在回忆录《列宁》(1924)中重提前文中的观点:“俄国的知识分子——科学的和技术的知识分子——过去曾经是,现在也是,而且在长时期内也还是拖拉俄国历史这辆载重大车的唯一驮马。”^②

但是,二十年代中期以后,高尔基的看法却逐渐有所改变。斑驳陆离、纷繁复杂的现实把俄国知识分子在动荡的历史年代的选择、分化、蜕变和沉沦无情地展露在他面前。这种现象既决定了作家难以继

① 《高尔基文集》(30卷本)第15卷,莫斯科:国立文学出版社,1951年,第330页。

② 高尔基:《列宁》,曹葆华译,见《高尔基选集·回忆录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27—29页。

续坚守自己以往关于知识分子的见解,也引发了他一种无可名状的遗憾。于是,反思、自省、和过去告别意识便油然而生。如果说,优秀、正直的知识分子是俄罗斯民族性格中健康而强有力的一面的集中体现者,也拥有把本民族整体的精神文化素质提高到现代水平的使命意识,并始终矢志不渝地守护着民主、科学和人道的社会理想,那么,另一部分政客化、市侩化的知识分子则代表了民族心理的消极面,显示出民族劣根性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在现代人身上的顽强延续。况且,前者真诚而无私的努力不仅往往收效甚微,而且常常不能为普通民众所理解并获得广泛的支持;而后者却由于“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每每成为左右逢源、游刃有余的成功人士。这两者的处世方式、价值观念和人生追求,都在无形中对世人的道路选择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并造成了整个民族走向现代的困阻和艰涩。当高尔基意识到知识分子本身的复杂性,当他发现俄国知识分子既是俄罗斯民族文化心理传统的产儿,又是民族性格的体现者,而知识分子的追求、作用和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时,他便认定对俄国知识分子这一特殊阶层进行一番历史的再考察已经成为无可回避的课题。于是,作家便把自己晚年的探索激情几乎全部倾注到《萨姆金》的创作上来。因此,这部长篇巨著不仅是他过去描写知识分子的多部作品的总结,更体现了他关于知识分子的旧有认识的更新与深化。

不过,不能简单地认定《萨姆金》显示了高尔基对俄国知识分子的态度发生了从信任与推崇转向否定与批判的变化。扎祖勃林当初就是从批判知识分子这一意义上来肯定《萨姆金》的。他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九日致高尔基的信中认为,“这部长篇小说对于人们那些隐藏在没完没了的议论背后的可怕空虚和无所事事的揭露是严厉的”,甚至可以说,“对于那些年代中的俄国知识分子来说,这是一份直接的死刑判决书”^①。可是,高尔基却并不认同这一评价,他在接到来信后

① 《高尔基档案》第10卷第2分册:《高尔基与苏联报刊出版事业》,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5年,第397—398页。

的第二天就给扎祖勃林回信说：

您所指出的对于知识分子的“可怕空虚和无所事事”的揭露，我觉得不十分正确。无所事事是因为没有可能去做任何事，由于“失业状态”。当知识分子面前展示了“为国家服务”（在1861年以后）或为资本服务（在1896年全俄工商业代表大会以后）的可能性时，他们便非常热诚地投身于事业了。他们曾打算杀死沙皇，于是便从一八二四年到一八八一年间不慌不忙地、但却是顽强地忙于此举，并于一八八七年再度尝试着手此事。请不要忘记斯拉夫主义者，不要忘记一百九十三人审判案^①，以及他们在地方自治局、在科学和文学方面的工作。当然，所有这一切只是工作能力的局部表现，他们的主要事业仍然是个人的：为自己在铁锤和铁砧之间找到多少有些稳固的平衡，在老板和工人这两种无法联合的因素之间发挥催化剂的作用。他们的共同缺点是近视，看不清剥削者是从被剥削群众中产生的。有远见的西方知识分子却很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并凭着良心为老板们服务到最后的岁月。但就是在他们的圈子里出现了莫里亚克们、尼赞们、塞利纳们、杜伽尔们等等，更不用提罗兰、纪德、马格里特^②这样的人物及其一派人了。^③

显然，在高尔基看来，俄国知识分子并非是只能受到批判和谴责的对象。作家既看到了他们的弱点和不足，也认识到他们的历史作

① 指1877年10月至1878年1月俄国沙皇当局对193名民粹党人的审判。

② 高尔基在这里列举的，依次为弗朗索瓦·莫里亚克（1885—1970）、保尔·尼赞（1905—1940）、路易—费迪南·塞利纳（1894—1961）、罗歇·马丁·杜伽尔（1881—1958）、罗曼·罗兰（1866—1944）、安德烈·纪德（1869—1951）、保尔·马格里特（1860—1918）或维克托·马格里特（1866—1942）兄弟等法国作家。

③ 《高尔基档案》第10卷第2分册：《高尔基与苏联报刊出版事业》，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65年，第403—404页。

用,还十分了解他们的命运与社会历史环境及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从这里可以发现高尔基构思《萨姆金》的基本思想。他结撰这部巨著,并不是为了揭露、批判和谴责萨姆金等知识分子,而是为了展示俄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心理面貌及其赖以形成的复杂条件和土壤,发掘其文化内涵。整个作品中最主要的篇幅,其实是用于再现“萨姆金性格”形成的历史与文化环境;在他的人生轨迹和四十余年间俄罗斯生活、特别是各种社会思潮走马灯般变换的纠结中,经由无数画面、事件、场景和细节,致力于揭示出主人公为何恰恰走出了“这一条”道路,并由此而探讨俄罗斯历史、文化与一代知识分子命运之间的有机联系。作家为自己设定的“认识俄罗斯”的创作目标,具体而言应当是努力认识民族文化心理的基本面貌与特征,对民族旧文化进行批判性审视,为促进这一文化的历史性转换提供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

2. 旁观者·灰色人物·反主人公

《萨姆金》的副标题是“四十年间”。这一主一副的两个题目,清楚地标明了小说的内容和结构特点。从结构上看,这部长篇的基本情节线索就是主人公萨姆金一生的经历;同时,作品又沿着他的人生历程,勾勒出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到一九一七年前后共四十年间俄罗斯历史的演变轨迹。这两条线索彼此交错、紧密编织在一起。从内容上着眼,作品一方面描绘了主人公萨姆金四十年间平庸无奇、波澜不惊的人生遭际,提供了一部萨姆金的“灵魂史”;另一方面又从萨姆金的视角,展示出俄罗斯首都和外省、城市和乡村、国内和国外的广阔图画,各种社会思潮的奔涌流变,各阶层、各派别代表人物的活动与命运。这一长幅动态的俄罗斯历史和精神生活画面,既是主人公一生观察所得,也是他的精神发展和心灵变化的环境和背景;而主人公的“灵魂史”,又成为这四十年间俄罗斯社会思想和民族心理变动的一幅独特缩影。

这样的结构和内容,使《萨姆金》很为接近十八至十九世纪欧洲文学中出现的一批可以统称为“青年人的故事”的长篇小说,如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夏多布里昂的《勒内》、缪塞的《一个世纪儿的忏悔》、司汤达的《红与黑》、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和屠格涅夫的《罗亭》等。但《萨姆金》和这些作品的区别更为明显:其一,作品主人公不是任何意义上的“英雄人物”,而是一个“反英雄”“反主人公”;其二,在整部作品中,这个人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观察者、旁观者,至于他为什么似乎终其一生都在忙于观察那千变万化的人与事,无论他本人还是作家和读者,仿佛都不是很清楚。

萨姆金的人生经历并不复杂。他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出生于俄罗斯外省某城市的一个“中等”家庭,其父亲是一个曾被逮捕和监禁的民粹派知识分子。在家乡读完中学后,他便到彼得堡某大学法律专业学习,不久即因躲避学潮而休学回家,担任一家报馆的编辑。这期间,由于同革命党人的接近,他曾被宪兵队传讯。后来他又到莫斯科续读法律专业,在那里也由于同样的原因两次受宪兵队审讯。大学毕业后,他与戏剧学校毕业生瓦尔瓦拉正式结婚,并给一名律师当助手。一九〇五年革命期间,他曾目睹一些重要事件和场面,也一度“被推进”起义者的行列,又“无意中”当过告密者。革命高潮中,他曾避居故乡,再次被捕,旋又获释。革命失败后,萨姆金与瓦尔瓦拉分手,迁居诺夫戈罗德,并短期旅居国外,回国后不久即迁往彼得堡。他曾设想自己在文学界、新闻界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也尝试过以某些“不平凡”的见解引起人们的注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作为“地方与城市自治联合会”的成员前往里加了解难民情况,又到前线调查过军队给养遗失之事。二月革命时期,他再次希望有所动作,但始终只是作为一名旁观者存在。一九一七年四月列宁返回彼得格勒时,他被密集的人群挤倒,践踏而死。

这个人物的明显特点是“中间性”。他出身于外省民粹派知识分子之家,这个家庭无论从血统门第、经济条件、文化层次和社会地位上

看,都属于“中等”之列。从教养、学识、才能和智慧等个人条件上着眼,从他所从事的律师事务以及他的业务实绩来看,他也始终是一个“中性价码的知识分子”^①。他作为成年人生活的二十余年,正值俄国各种社会力量彼此斗争、历史发生深刻变动之际。在这一动荡的环境中,他似乎一直保持着某种不偏不倚、既不十分激烈、也不过于冷漠的中间态度。作家把主人公萨姆金放置于这样一个“中等”的档次上,显然是为了使这一形象拥有更广泛的覆盖面,更能反映范围广大的俄罗斯人的某些共同性格特征。

成年后的萨姆金是以律师的职业面貌出现的,而且是一名常常来往于莫斯科、彼得堡和外省城乡之间,并有机会去过西欧诸国的律师,这就使他避免了生活面的狭窄和视野的有限性,得以广泛地接触社会各阶层。但是,他却并不是一名献身于事业的律师,似乎从未真正关心过任何一个他有责任为之辩护的委托人的命运,并渐渐地几乎完全断绝了和法律的一切职业联系。可以说,这是一个没有任何事业心的人。

从作品中可以看出,萨姆金最主要的活动似乎就是观察、思考 and 与别人交谈。他整天忙于窥视周围人们的行为、动向和秘密,观察社会风潮和时局变化,密切关注人们对他的评价褒贬,权衡自己在特定环境及社会上的地位,以便不时地调整自己的话语和姿态,不失时机而又相当谨慎地发表各种议论。“观察”成了他的主要生活内容和重要特点。如前所说,整部作品客观上展示的四十年间纷繁驳杂的俄罗斯生活,正是经由他长期的“冷眼旁观”而被表现出来的。也许正因为如此,一九三〇年在纽约和伦敦同时出版的《萨姆金》英文版第一部,才被冠以《旁观者》(*Bystander*)这一颇为贴切的书名。或许正因为如

^① 高尔基:《论文学》,孟昌、曹葆华、戈宝权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309页。

此,“旁观者”这一书名才得以在英美读书界广泛流传。^①

这位“旁观者”的活动时空,纵贯十九至二十世纪之交前后凡四十年左右光阴,横跨主人公的故乡诺夫戈罗德、彼得堡(后称彼得格勒)、莫斯科以及下诺夫戈罗德、特维尔、卡卢加、阿斯特拉罕、里海之滨、梯比利斯、乌拉尔等俄罗斯城市和地区,旁及芬兰、拉脱维亚、立陶宛、德国、瑞士和法国。沿着萨姆金的生活足迹,作品呈现出那一特定时空中无数光怪陆离的历史事件和日常生活细节,令人眼花缭乱的社会各阶层人物和色彩斑驳的活动场景,表现了那个时代各种社会思潮、学说、流派之间的纠葛与冲突,可谓五光十色,一切皆收笔底。许多真实的历史人物,如俄国最后一个沙皇尼古拉二世,沙皇政府总理斯托雷平、财政大臣维特,二月革命后的临时政府总理克伦斯基,“流血星期日”事件中的神秘人物加邦神甫,歌唱家夏里亚平,民间说书女艺人费多索娃,乃至到俄国参加全俄工商业博览会的中国清朝大臣李鸿章等,都先后出现在萨姆金眼前。作为这些历史人物的同时代人,萨姆金见证了那一时代的几乎所有重要历史事件,如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民粹派运动的失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思想的低潮,八十年代阴暗萧瑟的时代氛围和专制政府对政治犯的镇压,一八九六年在莫斯科举行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登基大典及由此而导致的“霍登广场惨剧”,俄日战争的爆发及俄军的惨败所引发的民众心理震荡,一九〇五年彼得堡的“流血星期日”和莫斯科武装起义,一九一三年的罗曼诺夫王朝三百年庆典,俄国被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社会冲击波,一九一七年发生的二月革命及其后国内局势的迅速变化,等等,都被巧妙地编织到主人公萨姆金的“灵魂史”中,经由他的眼光和思索而得到了独特形式的映现。

① 截至目前止,《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只有唯一的一种英文译本正式出版,其第1—4部的译名依次为 *Bystander* (1930)、*The Magnet* (1931)、*Other Fires* (1933)、*The Specter* (1938)。我国译者罗稷南根据这一英译本翻译的《萨姆金》第1—4部,书名依次译为《旁观者》(1948)、《磁力》(1938)、《燎原》(1936)和《魔影》(1945),均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

然而，作家显然没有停留于为人们了解两个世纪之交的俄罗斯历史提供一份翔实的形象化资料。在“认识俄罗斯”这一主导意向的统摄下，作品中萨姆金所观察到的一切历史现象，都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意义。如“霍登广场惨剧”“流血星期日”这一类史实，在汗牛充栋的俄国史书中早已有了详细的记载，高尔基所要做的显然不是任何一种形式的重复描写，而是试图揭示这类事件所显示的俄罗斯人的文化心理特征。无数善良的俄罗斯民众对统治者的盲目信任与期待，对“开明君主”的虔敬与幻想，与东正教观念紧密联系的浓重的畏上心理与顺从意识，是造成这两出悲剧的内在根源。这类悲剧出现于还带有深深的农奴制旧痕和浓厚的亚细亚色彩的俄罗斯，可以说有某种必然性。由于相同的远因，萨姆金所目见或耳闻的另一些事件，如民众举行盛大的爱国游行，在彼得堡皇宫广场向沙皇和皇后下跪，齐声高呼“祝圣明的皇上马到成功！”祈祷对日战争的胜利；一九〇五年革命期间，哥萨克骑兵被沙皇政府调集到莫斯科，在街头挥舞皮鞭，横冲直撞，血腥镇压骚乱的工人和学生；西伯利亚庄稼汉出身的骗子和恶棍拉斯普京被请入皇宫，并利用他与皇后的亲密关系对国事国策发生重大影响；一九一四年七月彼得堡成千上万的人沿着涅瓦大街涌向冬宫，向沙皇表达自己的忠诚，赞颂他那“冷漠无情的勇敢”，等等，也都是纯粹“俄罗斯式”的历史现象，折射出这个民族的文化心理传统对社会政治生活的严重制约。

随着萨姆金在各地的观察，作品还呈现出俄罗斯日常生活的一幅幅风俗画。从幽静舒适的乡间别墅到贫民之家阴暗潮湿的地下室，从灯火通明的都市舞厅到混乱拥挤的劣等酒吧，从富丽豪华的贵夫人沙龙到穷困潦倒的知识分子小阁楼，从金碧辉煌的沙皇宫廷到戒备森严的国家杜马会议厅，以及农舍、庄园、交易市场、大学、报馆、车站、码头、客栈、剧场、妓院、监狱、法庭等，连缀成关于俄罗斯生活的一幅色彩斑斓、令人目不暇接的动态艺术长卷。在这一巨幅画卷中，如作者